

Makes no mention
I LOVE YOU

你是全世界的大明星，
而我，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星星。

这回不谈爱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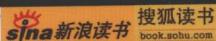
晒晒我和明星女友的那些事儿

晓丹叮咚著
XIAODANDINGDONG



继《山楂树之恋》后 言情文学新巅峰

千万网友竞相追捧的【男版灰姑娘的现代爱情史】



搜狐读书 book.sohu.com

联袂强力推荐！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1247.57
1224

绝口不提我爱你

晒晒我和明星女友的那些事儿

晓丹叮咚■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口不提我爱你 / 晓丹叮咚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80225-913-3

I. ①绝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8235 号

绝口不提我爱你

晓丹叮咚 著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封面设计: 汝果儿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913-3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.1 爱情是一把生锈的刀 /001

Chapter.2 “黑白森林”酒吧的艳遇 /013

Chapter.3 其实真有点儿想做上海女婿 /029

Chapter.4 一对银耳环的不同命运 /045

Chapter.5 一夜之间世界天翻地覆 /059

Chapter.6 她的身上带着炫目的爱情光芒 /071

Chapter.7 谁是谁手心里的珍宝 /085

Chapter.8 短暂温存也可以是永恒 /099

Chapter.9 但愿有人爱你像我爱你一样 /113

Chapter.10 找个明星女友有什么好处 /127

目录

CONTENTS



- Chapter.11 平凡的人也会是爱的勇士 /139
- Chapter.12 蓝色海洋和长有翅膀的海鸟 /153
- Chapter.13 为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 /165
- Chapter.14 你给了我整个世界也比不了的幸福 /177
- Chapter.15 寻回空白的记忆 /191
- Chapter.16 “对不起”是世上最残忍的三个字 /203
- Chapter.17 这场爱情的残酷真相 /217
- Chapter.18 爱一个人就有多恨一个人 /231
- Chapter.19 来不及说声我爱你 /243
- Chapter.20 我爱你,即使绝口不提 /251
- 后记 /262

[1]

和咿呀的认识真的是很可笑。

你不会相信，一个年满 27 岁的大男人，会喜欢玩最简单的 QQ 游戏泡泡龙，而且玩得还很糟糕。

那天晚上，和黛儿通完电话以后，心情极度郁闷焦躁，睡不着觉，于是爬起来上网。直接去了 QQ 游戏区打泡泡龙。

等了许久，来了一位叫咿呀的女孩，我们是对手，我一连送了她 100 多分。后来我退出去，又去了一个房间，不曾想，又遇到了她。

我送了她很多分数，换了 3 个房间，结果还是遇到了她。

我无奈，说：“凉风有信，风月无边，没想到小生竟然和姑娘你有缘。”

“没缘，只是想从你身上多捞些分数，所以你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。”她打了无数的惊叹号过来，“老娘打了 3 天了，第一次分数变成正数，多谢公子拔刀相助。”

她可真直接。

被人占了便宜心里也着实恼火，想了想，我油腔滑调地说：“拔刀相助以后一般都要以身相许，难道姑娘有此意？”

咿呀嘻嘻笑着：“我没意见，不过你不怕勾引的是未成年少女？”

我看看她的资料，年龄写着 16 岁，顿时没了兴趣，说了一句“拜拜”就消失了。

不多久，我的 QQ 喇叭响了，一看，原来是咿呀，直接点拒绝，加一句：“孩子，别加怪叔叔。”

她又加了回来：“其实我都 88 了。狼外婆都爱怪叔叔。”

觉得这女孩倒也有趣，反正现在是午夜 12 点，我孤枕难眠，不妨找个人闲聊。

加了我以后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好饿。”

“你不是真的想吃我吧？”



“介绍下有什么好吃的，就考虑不吃你。”

“介绍给你，你也吃不着。宁城的小吃好吃的多着呢！臭豆腐、凉粉、口味虾、烤鱿鱼……不过最好吃的，还是本少爷的手艺……”

“嘻嘻，我此刻正在宁城，所以才加的你。快告诉我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我让她报了个地址给我，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正好在你家附近开了个夜宵摊点，你可以打他手机让他给你送上门去。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好。”

我把电话号码告诉她。一阵困意来袭，我匆匆说了句：“我下了。”不等她回话，就下线了。

此刻，窗外正漂浮着一轮皎洁的明月，月光静静地照在纱窗上。我将手机端正地摆在床头，缩进被子里，困倦地闭上了眼睛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我常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闭上眼，对自己说，明天会改变。

虽然我的生活从来不曾改变过。

第二天，我来到银行上班。银行大厦装修得很豪华也很庄严，银灰色的建筑物，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芒，进进出出的人们都低着头，一副不愿意让人瞧见的神秘模样，而其实也许有的人只是来存 500 块钱的。

银行职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，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干了 5 年那就例外了。

而我，就是那个例外。

段黛儿嫌弃我的理由之一就是：“聂晓明，你说我从你 22 岁开始和你谈恋爱，一直谈了 5 年，22 岁你收入 2000 块，27 岁你收入 3000 块，5 年涨的工资就是工龄工资。22 岁的时候你是银行会计柜的会计，27 岁你还是会计，连个屁股都没有挪过。你说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前途？”

我自嘲地笑笑，想起段黛儿那张清秀的脸庞，心想是我对不起人家。以她的条件，她原本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，不明白为什么拖拖拉拉的和我在一起拍拖 5 年。也许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还是处女吧，那时候太单纯所以被我吃了。女人都眷念自己的第一个男人。

我换上银行制服，坐在透明的玻璃窗前，面对着密密麻麻的票据和电脑上不断跳跃的数字，第一个客户已经向我走来了。他穿着金利来的西装，肚皮鼓鼓的，

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丢进来一张汇票，很大声地打着手机。对于他来说，我只是一个工具，替他办理业务的工具。不知道在服务行业上班的人，是否常常会如我一样产生一种淡淡的自卑感，觉得自己仿佛是被这个快速运转的世界所抛弃的人。

我是聂家这一代的唯一男孙。我的堂姐聂晓丹是一位作家，出版了好几部小说，在一家出版社工作，有无数的粉丝，虽然是一位“剩女”，婚姻大事让老人家焦虑不安，但她的追求者不乏成功男士，走进围城只是时间问题；我的堂妹聂晓芳在北大念书，还是硕博连读，她一心想飞去大洋彼岸。小的时候，家人总是将我们比来比去，然后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叹气。

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眼光。从一个二流大学毕业以后，家里通过关系将我弄到银行，拿着这份不高不低的工资，供了套70平米的两室一厅的小公寓，交了个漂亮的做业务员的女朋友，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也没有太多梦想。

不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梦想的。我喜欢甜品，我的梦想是能开一个小小的奶茶店，自己可以调制各种奶茶出售，然后，我可以沐浴着阳光，悠闲地生活，没有任何负担，物质和精神都很充足。

下午下班以后，我飞速赶回家，冰箱里还藏着巧克力和面粉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虽然和黛儿争吵不休，但对她的爱一直没有改变过，尤其是她的生日。

每年她的生日，我都会为她制作一个蛋糕，今年已经是第五个。天知道我有多希望在第六个蛋糕出来之前，我们能够修成正果。

一个小时后，门铃响了，穿着紧身裙和吊带衫的黛儿走了进来。

我戴着高高的洁白的厨师帽，捧着精心烹制好的蛋糕从厨房里走出来。

我放下蛋糕，亲吻着她洁白细腻的脖子，说：“黛儿，生日快乐。”

她用一种让我有些胆战心惊的怜悯眼神看着我，这种眼神我一点儿也不陌生，我的大伯大伯母，我的叔叔婶婶，他们拿我和堂姐堂妹相比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眼神。

她伸出尖尖的手指，我讪讪地说：“还要亲手啊？”

“你看我手指上是什么？”

我扫了一眼，一丝光亮有点儿耀花我的眼：“咦，你买了戒指？戒指应该让我来送嘛，哪有自己买给自己的？”

黛儿的眼是斜斜的，细长的，带着些许风情，只是在一起5年了，熟悉她的身

体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，她再有风情我也统统视而不见。

此刻，她的眼就是带着淡淡的哀怨的风情，说：“晓明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升不了职吗？你真的很笨，不是一般的笨。”她瞥了一眼蛋糕接着说，“5年了，我吃了你做的5块蛋糕，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我其实并不爱吃甜食呢？”

我急忙解释：“是吗，不怕，我还做了辣鸡翅膀……”

她幽怨地说：“我不爱吃甜食，我也讨厌吃鸡翅膀，那会让我变胖，我爱钻戒。你总是给我我不喜欢的，不给我喜欢的。但是现在，我想我真的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……我离开你的话，你会不会恨我？”

我顿时感觉胸闷，强笑着说：“黛儿，你别开玩笑……你喜欢戒指嘛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去给你买的。”

“这个戒指1万8，你买得起吗？”她扬扬手指头，说，“别怪我狠心，我也给了你我5年的青春，还有我最宝贵的东西，都统统给了你。只是现在我真的好累了，我想我和你过不下去了，没有结果了。”

我瞪着那个戒指，果然比一般的钻戒个头都要大。我在想如果戴着这个戒指结婚，我可以少出一枚钻戒的钱……

“你别这样瞪着我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难过，会不忍心。我实在受不了你了，我不想捱穷，数着钱过日子。反正你才27岁，很好交往女朋友的，我也不算耽误了你。”

我低下头，有些恼恨自己没有出息，一提到钱，我就有些底气不足。

她却走到我面前，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再仔细看着她，只见她眼里已经噙满眼泪：“不过，晓明，我想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真的从来不后悔。”她吻了我的嘴唇，和以前一样轻车熟路，和以前一样的热烈，仿佛我们不是分手而是打算上床的暗示。然后，她放开了我，转身朝外面走去。

我拔腿就追，在门口死死拉住她的衣裳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这个蛋糕……我一个人吃不完……”

她头也没有回，厌烦地说：“别这样了，晓明，永远不要对一个已经变心的女人说挽留的话，那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我结婚，希望你能来。”

她就这样绝情地离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我独自坐在房间里，夜色像水一样漫延进来，将视线全部遮住。此刻，正是秋高气爽的9月，我却感觉全身冰冷。

舔舔嘴唇，芳香犹在，可是斯人已经离去。

我失恋了。我更改我的 QQ 签名，呼我的兄弟兼死党杜康，可是这家伙迟迟没有上线，手机也打不通。难道兄弟永远只能共快乐不能共悲伤吗？一想到这个天性风流、女人缘不断的兄弟此刻也许正流连在某个女人的怀抱，我就心如刀绞，我们之所以会饿死，就是因为这些饱汉强取豪夺了我们的资源。

我的 QQ 上有一个绿头发的妖精在晃动，点开来，咿呀的话就扑了过来：“怪叔叔，这么早上线？打不打泡泡龙，再送我点分数。”

“滚！”

咿呀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俗？”

“我不仅俗确实还很粗。”

咿呀：“……”

她半天不回话，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丝内疚，急忙打上一行字：“对不起，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说点儿粗野的话。”

“怎么心情不好了？让人给甩了？”

这小姐，猜得可真准。我打过去一个哭的表情。

“唉，我们彼此彼此。我也被人甩了。”

啊，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
“你也被人甩了啊？为什么？”

咿呀说：“能有什么为什么，我不漂亮，也没有身材，也不解风情，被甩很正常，甩人才不正常咧。”

随着她的描述，我脑海里渐渐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女孩形象，身高 154 厘米，体重 140 斤，又黑又壮，龅牙，汗毛茁壮。

“怎么了？听我不漂亮就不和我说话了？”

“没有，你别误会。既然你长得这么安全，你愿意来我这里帮我消灭生日蛋糕吗？我一个人吃不了，浪费了又可惜。你放心，我是正人君子一个，如果我想做坏事，你对着窗户吆喝几声，楼下物业保安就会飞奔上来的。”

“你想见我？”

“谈不上想。只是一个人怪孤单的，朋友又找不到，都玩儿去了。”

“想见我我就来。”她倒也干脆。

我想了想，老实地说：“其实你不来也没有关系。吃不了我就丢了算了。其实，



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，我每年都在她生日这天做一个蛋糕给她吃，已经做了5次了，没想到今年她告诉我她原来讨厌吃甜食。”

咿呀笑惨了：“没有见过你这么笨的人，都交往5年了，才知道人家原来不吃甜食的，人家甩了你，也是应该的嘛！你叫什么名字，做什么的……”

接下来就是查户口的系列问题，问得很细致，只差没问到祖宗十八代了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她决定来了。

我警告她：“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，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骚扰你的事，但是你也要保证你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帅哥，如果你做出什么酒后乱性的事情，我申明在先，我不负责啊！”

“呸，去你的，想得美了你。本小姐虽然长得丑，帅哥见得可多了。你就靠边站去吧！”

咿呀问了我的电话号码，下线了。

不多会儿，一个陌生电话打来了，接起来，一个柔媚娇俏普通话纯正的女声响起：“聂晓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我心里悲伤地想，上帝真公平，给了她如此美好的声线却不给她漂亮的外表，这是告诫男人啊，永远不要被美好的声音蛊惑了。

“咿呀呀！还能是谁？你快点儿来吧，我给蛋糕加点工去。”因为不是美女，我殷勤程度有些低，随便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。

这时候手机又嘟嘟响起来了，一看是杜康这小子。

他那边又是闹哄哄的，可见又在哪个场子里潇洒，他是富二代，家里开着3家颇有规模的汽车美容店，有房子有车子，没做正职，一天到晚在外潇洒。

“你小子电话打不通，你知道我快要死了吗？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死什么呀？过来梦天使娱乐城吧，很多漂亮MM，在这里死吧！”

“早点儿说嘛，我约了个网友来家里吃蛋糕，我被黛儿给甩了，她找了个送她1万8钻戒的主，一脚把我给踢了。”

杜康说：“她怎么才踢你啊？换了是我，早踢了800年了，这年代谁愿意找一个和尚做男朋友？不过你今天进化了，你约的是女网友吧？确定不是恐龙？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只怕是。”

他在那边扬声大笑，说：“哥儿们，让我说什么好？唉，恐龙肉吃多了不消化，你悠着点儿啊！还有，其实灯灭了，就看不见了，你实在担心的话，就再闭上眼，双重

我回头，正想质问她为什么如此不信任我，却见她已经摘掉了墨镜，含笑凝视着我。

那瞬间，如果说有触电，大约就是我现在这样的感觉，全身麻酥酥的。

我身处银行，单位里不乏漂亮女孩，而且我的女朋友黛儿也算一个小美女，可是我不得不承认，咿呀是我27年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。

她的脸庞又尖又细，肌肤白皙如雪，眸子乌黑发亮，大得惊人，一闪一闪的，犹如钻石闪闪发光，鼻梁挺拔，鼻头却又十分秀气，头发如泼墨一般披散下来，微微地弯曲，身材很瘦，但曲线非常优美协调，绿裙穿在她身上简直就像轻盈的仙女一般飘落人间。

而最可贵的，是她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气质，既有点儿书卷气又有一些高贵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，一下就和普通女孩区分开来。

我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“咕咚”的声响，讪讪地说：“你干嘛说自己没身材又长得不好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美女才说自己丑，丑女才会说自己美的，这点儿上网常识都没有，还想在网络上认识女孩子？”

我摇摇头，纠正她的说法：“我可没有想在网络上认识女孩子，是你加的我。我网络上都是熟人和朋友，我没有那么无聊……我……”我本来想说自己长这么帅，难道还要靠网络去泡妞吗？但觉得自己这样的外表站在咿呀面前，多少还是有些自惭形秽，那个“帅”字无论如何都说不口了：“我不喜欢网恋。”

我推出蛋糕，替她切了一块，端给她，这才想起来我对她还一无所知：“你问我很多问题，我现在只知道你网名叫咿呀，你做什么的啊？年龄能说不说？”

她捧着蛋糕，正想喂到嘴里去，好似被我突然的问话给呛到了，咳嗽起来。

她睁大那双实在不能再大的眼睛，凝视着我，嘴唇上挂着一丝奇怪的笑容：“我叫咿呀啊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是问你的真名。”

这下轮到她有些尴尬了：“这个……咿呀就是我的名字，我叫林咿呀。有印象了吗？”

我呵呵笑着：“林咿呀，又不是林依轮，有什么印象？难道你以前认识我？”

她默然，用那种奇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忽然眉开眼笑了：“噢，我是问你以后会不会对我有印象了。”

“切，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儿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的女朋友比你还漂亮呢！”为了挽回点儿尊严，我吹嘘起来。

她轻轻咬了一口蛋糕，在嘴里慢慢回味，良久才叹气：“真好吃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甜食……唉，我已经半年没有碰过蛋糕了……”

瞧她吃得那副贪心的模样，我心想这丫头难道是穷疯了，蛋糕都买不起，瞧她穿得不差呀，怎么连块蛋糕也不舍得买？

我语重心长地劝说：“咿呀，你做什么的还没有告诉我，可能你的职业需要你打扮得很漂亮，所以你把钱都花在打扮上了，不舍得吃，怕自己长胖。你这是自虐，对自己的健康不利，你看看你，瘦成这样，啧啧啧，你可以做成风筝飞到天上了。”

她头也不抬地吃着蛋糕，良久才舔舔嘴唇说：“你分析得很对，我那工作就是需要人长得漂亮点儿，不然就得失业。”

我同情地望着她，说：“也是服务行业吧？KTV？还是邮政？电信？”
她拍拍手，弹掉身上的蛋糕渣，皱眉说：“回去可又得跳绳了。你女朋友把你甩了？为什么呀？瞧你也不像一个坏人。”

我苦起脸，说：“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我又没有什么钱，能怎么样呢？”
“你们真好了5年啊？我告诉你，分不了的，你去追回来，我替你出主意呀！”
“谢谢。”我想起黛儿走的时候那绝情的眼神，心里已经不再存多少希望了，有几个5年的感情？都说男人绝情，其实绝情的女人也不少。爱情这场游戏，注定了谁付出多谁就更容易受伤害，这个道理我很明白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到，5年的情分竟然比不了一个1万8元的钻戒。

“如果有人给你一个1万8的钻戒，你会跟人走吗？”我幽怨地问。
咿呀笑起来：“神经病，1万8……切……”眼神里有着淡淡的不屑。
我叹气：“瞧，你比她更现实，她为了1万8就放弃了5年的感情和人家跑了，你只怕要18万，180万。女人呀，唉，我们这些男人娶不到老婆，剩女们找不到老公，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她想了想，问：“如果有个人每月给你10000元的零花钱，还负担家里所有开支，你愿意吗？”

我也不屑：“5万50万也不干，我吃我自己赚的，舒心多了，这男人还要女人养活，不如回去投胎选择做女人好了。”

她幽幽地叹口气：“瞧，我也比你聪明不了多少，我就这么一直养着我的男朋友。然后看着他刷我的卡去找别的女人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咿呀强笑着说：“其实今天我来见你，不是为了你的蛋糕，而是因为你说过的‘5年’。5年的感情，多么不容易，一路走来，经过了那么多的欢乐和悲伤，身边一直有一个人陪伴，有一天忽然宣告自己恢复单身，这样的日子，刹那间怎么能习惯？”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原来你也刚刚失恋？”

咿呀站起来，看看手表说：“还没有彻底断，但一定会断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要回去了，谢谢你的蛋糕。”

我送她到门口，想了想，还是问：“是不是刚才开车送你来的男人就是你的男朋友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不是，那人在追我呢！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”

我默然，心想你长得漂亮被人追求肯定常事，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炫耀吧！这女孩子，够虚荣的。

我愤愤地说：“你不会以为我请你吃蛋糕了就想追你吧？”

她惊讶地说：“怎么会呢？追我的人我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不过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”

我又有些酸溜溜的了：“成为好朋友的借口就是婉言谢绝人家的追求，看来我一早就被你打入冷宫了。”

咿呀微微笑着，她笑起来真的美丽得像一个天使，我讪讪地避开她明亮皎洁的眼神，心想这个女人真是男人杀手，可惜已经被猪给啃了。

咿呀说：“我不会随便交往好朋友的，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”她再次凑近我，与我对视，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纳闷地问：“想干吗？数我脸上的痣吗？”

她略有些失望地说：“你真的不认识我？”

我一拍大腿：“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！你是不是小时候住我家院子里的胖妹妹？”

她悻悻地说：“走了，不和你瞎掰了。”她重新戴上墨镜，走到楼梯口，回头说：“聂晓明，我以后会来找你玩儿的，你真有趣。”

我愤愤关上门，找我玩儿，我又不是玩具。

赶紧给杜康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今天晚上见到的是一个绝色大美女。

杜康好像正玩得开心，在那边大声唱歌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小子见过什么美女？猪八戒要是女的在你眼里也是美女了。”他挂了我的电话。

我躺到床上，咿呀的出现令我的心情暂时有了些许欢愉，可以强逼我不去想黛儿此刻在哪里，是否在那个有钱男人的身边。5年的感情，还说有多爱那是骗人的，更多的已经是亲情和习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真的要开始一个人的日子，无牵无挂，这样的寂寞我能否适应？就像咿呀说的那样，“5年的感情，多么不容易，一路走来，经过了那么多的欢乐和悲伤，身边一直有一个人陪伴，有一天忽然宣告自己恢复单身，这样的日子，刹那间怎么能习惯？”

月光如水，晃荡在我的眼睛里，变成了清凉的泪水，慢慢地流了下来。说了不去想，依然开始想，分手第一天就这样狼狈不堪，以后该怎么办？满世界都是被男人伤了心的女人在号啕，又有谁知道男人的泪水只在夜里无声无息地流淌。爱情是一把生锈的刀，切割在重感情的人的心上，残忍又缓慢，这就是我们无奈的生活。

我冲着镜子喊：“黛儿，你快点回来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……”



[1]

自从与林咿呀见了面之后，整整一个星期不见她上线。给她留言也不回。我想这就是俗称的“见光死”吧！至于吗？我又不是想追她，何必躲我像“瘟疫”一样呢？

其实，心里还是有些酸涩的，在认识林咿呀以前，多少还觉得有那么点儿自信，在人群里还是可以吸引到部分美眉，没想到落在林咿呀眼里就成了“垃圾股”，扫一眼就丢。

不过，这股淡淡的哀愁很快就被我忘记了，因为我的注意力被别的事情吸引了。

我带着礼物去找段黛儿，去她单位，同事告诉我她辞职了。去她家里，一贯对我和蔼的伯父伯母这次给了我一个冷板凳。

将悲伤默默地放在心底里，徒劳地想做最后一丝的努力。5年的感情，要让我这么快放下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

我站在段黛儿家楼下等她，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，天色渐渐阴沉下来，风越刮越大，眼看着一场大雨即将倾盆而下。

我找到一个避风的角落，蹲在那里，衣服穿得有些单薄，风吹在身上感觉有些发冷。我感觉鼻子酸酸的，连着打了几个喷嚏，看着大风将叶片卷起来，飘得满眼都是，一些细细的碎沙也扑棱棱飞到脸颊上，抹一把，两手乌黑。

一辆黑色的宝马从远处悄然驶来，从我眼前开过去，停在段黛儿家的楼下。

车门开了，段黛儿从里面翩然走出来，身上穿的是我熟悉的那件白色雪纺连衣裙，还是我从淘宝上给她买来的。她的手里，提着好几个袋子。

我急忙追了出去，不顾漫天飞沙走石，喊着：“黛儿，呸呸，黛儿……”我嘴里飞进了沙子。

她惊讶地看着我，有些恼怒地问：“你怎么藏在这里？”

我有些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等了你一下午了，还是请假出来的，你知道单位请假要扣钱的……”

她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那点儿破事不要再跟我唠叨了。聂晓明，你知道吗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一个做会计的男人谈了5年的恋爱，把青春和生命浪费在无谓的人身上。”

宝马车打开了，一个有些显老的挺着肚子却长得很威武的男人站出来，插到我和黛儿中间，虽然他的个头没有我高，但气场可比我大多了。他皱眉盯着我看，对黛儿说：“怎么，有人找你的麻烦？”

黛儿挽着他的胳膊，撒娇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”她冲我说：“快下雨了，晓明你回去吧！”

我意识到这个男人就是黛儿的新欢，一出手就是1万8的主儿，看年龄应该已经有40好几了，这样的老男人毫无道德感地撬我墙角，难道他就不怕他吃了消化不良吗？

我拽着黛儿：“黛儿，我不回去，你跟我走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样的感情你舍得放弃吗？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克服不了的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你……”

黛儿急了，推着我：“聂晓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缠呢？没有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，我都说了和你完了。感情上的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我以前和你在一起那是我不懂事，可是现在我找到喜欢的人了，你干吗就不撒手呢？”

那男人推搡着我：“你是谁啊你，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给我趴在这里……”说完他做势要打电话，却被黛儿按住了：“算了，刘哥，我让他走。”

黛儿把我推得远远的，一边推一边低声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要分手费？回头我给你，你先走吧，刘哥可不是好惹的人……”

“黛儿，我是诚心诚意的，你别这样对待我，我是真的想和你过下去，你讨厌我的地方我都可以去改，可是你不要就这样离开我……”我无力地说着这些话，期待她能够像以往那样，心一软就回到我身边。

可是，黛儿这次却坚决地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晓明，我不会回头了，这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是朋友。”

她慢慢甩脱我的手，绝情地离去。我看着她幸福地挽着她的新欢，一步步朝家